

生活喜剧

秦奋的天才发明被风险投资人出天价买断。一夜暴富的这位“剩男”揣着家底开始了“征婚”旅程。漫漫“征途”上,各怀心事者纷至沓来。几经周折后,秦奋终遇倾心佳人梁笑笑。无奈美人心有所属。秦奋究竟如何逆流而上?几番悲喜交集,秦奋终于带着他的真爱开始一段全新旅程。

秦奋约会的兴头越来越高

秦奋收到的信件很多,里面还真有蛮不错的人。以至于后来的日子里,他从外面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急忙打开电脑查看新信息。除了自己必须做的事情和要见的伙伴,其他日子只要有空,都安排了征婚约会的日程。

这天,在老城墙上的露天茶座,秦奋躲在太阳伞下的阴凉里打盹。世界上有这么



多不靠谱的人,不靠谱的事儿,超出了他的意料。平时,她(他)们分散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淹没在普通平常人的汪洋大海中,撒网都捞不着。一个征婚启事,却把这些人也都引了出来,就像天上一黑蝙蝠都飞出来一样。所以秦奋在辛苦之外,居然觉得挺上瘾。

正这么迷迷糊糊瞎琢磨,一阵响动,睁开眼,只见一胖一瘦两个女人正直眉瞪眼望着他。瘦子和自己年龄相仿,胖子年龄不好判断可大可小,胖丫头穿一件套头衫,胸前印着福娃,肩膀上还趴着一只肥壮的蜥蜴。

“这儿剃光头的就您一位,您就是秦先生吧?”瘦子问。秦奋忙坐直,问:“您是?”“我姓刘,这是我妹妹。”秦奋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直犯蒙:“谁是要相亲的,我跟谁聊啊?”“我呀。”胖丫头大叫咧地回答。

秦奋顿觉一阵失望,他用手胡噜胡噜脸,快速调整一下情绪,勉强勉强地说:“幸会。”然后没话找话地问,“这蜥蜴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啊,你摸摸。”胖丫头把蜥蜴放在秦奋面前的桌面上,蜥蜴支起身猛地张开嘴。

秦奋往后躲,眼睛盯着蜥蜴,连连摆手:“你还是抱着吧,你瞧它都不高兴了,回头再聊

上来给我一口。”“嘿!”胖丫头一下兴奋起来,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它叫‘不高兴’呀?”“原来它的名字就叫不高兴呀?你能看出它高兴还是不高兴吗?”胖丫头抚摸着蜥蜴:“下巴颏儿变黑了就是不高兴,变白了就是高兴。”“噢,那它现在肯定是不高兴了。”胖丫头抱起蜥蜴凑上去问:“‘不高兴’,你看他像好人吗?不像啊?”托起蜥蜴给秦奋看:“你瞧你瞧,越来越黑了。它看人可准了。”秦奋心头不快,又胡噜一把脸,不说话了。

刘姐忙打圆场,解释说:“您别不高兴,我妹对爬行类动物特有感情,她的心眼儿不够和人打交道的,但她和动物沟通够用。咱们吧岁数长心眼儿也长,她是光长岁数不长心眼儿。”胖丫头大声说:“姐,你当着我的面夸我,我都不好意思了。”秦奋忍不住笑,冲胖丫头竖起大拇指:“要敢于暴露自己的优点,我就是心眼儿太多,活得没你自在。”

刘姐接着说:“那什么,您不是说希望找一个心眼儿别太多岁数别太小的吗?我妹她俩条件都符合。今年三十三了,心眼儿还跟十六岁的少女一样单纯,童心不改。你们要能成一对,省下心眼儿对付外人就行了,跟她过就俩字,省心。”

秦奋点头道:“是,现在想找心眼儿多的容易,找缺心眼儿的确实难。”然后伸出两根手指示意胖丫头注意他:“这是几呀?”“二呀。”“你这背心上印的是谁呀?”“福娃呀。”“福娃是谁呀?”刘姐忙接过来:“您可以问点儿比这个难的,我妹她心眼儿少可她不傻。”

秦奋心里这份儿恶心!搞来搞去,弄出一个半傻不傻的。他不仅不能发火,还得客客气气强装笑脸来应付着。他恨自己的这种性格!

拍案惊奇

一位来自穷困乡村的小男孩,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当上了颇有名气的律师,并且在当地的电视节目频频上镜,是著名法律栏目的主讲嘉宾,成为该城市的公众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事业蒸蒸日上、金钱名利俱全的律师,最后却走上了灰世悲观以致杀人灭尸的犯罪之路……

我的整个计划无懈可击

老贺一遍遍拨打任红军的手机,我嘿嘿冷笑:“打不通吧?告诉你,早就躲起来了!”他汗出如浆,瞬间手头也不紧了:“我现在就把律师费付你,带我去找他!”我说任红军的事先放下,跟你讲点别的:杨红艳的案子我去中院问过了,只要你能证明180万确实是付给她的,而且你和她没有任何其他经济往来,上诉肯定有希望。他不接这茬儿,还是逼着我去找任红军。我干脆不理他了,这时周卫东敲门进来,说孙刚的事搞定了,我表扬他:“干得好!你下午去把钱交了,也别找孙刚报销,回来我给你。”老贺憋了半天,一拍桌子:“你不就是想再赚点律师费吗?要多少?10万?8万?给你!现在就带我去找那个骗子!”

我得意至极,翻出一张名片,拨通上面的号码,一个娇滴滴的声音问我:“什么事?”我说他要打二审。对面的人火冒三丈:“你们有完没完?还想怎么样?”

我叹了口气:“你知道,我只是个代理人,当事人说要上诉,我有什么办法?现在事情麻烦了,他嫌上次请的媒体力度太小,这次下了狠心,说要把全国媒体都请来,非把你搞臭搞垮不可。”这是舆论为王的时代,杨红艳心虚了,扯着嗓子喊:“喂,喂,那你能不能……”我听而不闻,啪地挂了电话。

这通电话只是下了个饵,就看她咬不咬钩了。这年头遍地都是丑闻,杨红艳在电视上一贯装清纯玉女,但DNA流了那么多,肯定更没脸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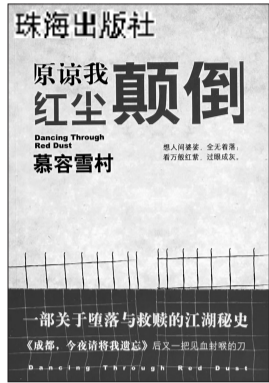
把整个计划从头到尾想了一遍,感觉无懈可击,我美美地喝了口茶,这时一条短信

进来:“魏律师,我还可以吧?陈杰。”我慢慢地输进去一行字:你厉害,佩服佩服。他说不敢当,然后和我谈好了价钱,35万,我恨恨地吐了一口气:“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你不能复制;第二,我付你现金。”他犹豫地:“那怎么操作?”我心下大宽:“警官路口的沃尔玛知道吧?繁华街区,谁也不敢在那

里动你,要是还不放心,你多带人就是了。明天下午3点,我们各找一个电子储物柜,把东西放进去,在二楼洗化区碰头,我先把密码告诉你,你找人开柜验钱,然后再把你的密码给我。不过我警告你,如果你敢保留复制,我他妈一定豁出去了!”他一言不发把电话挂了。

我挂上电话,在心里发了会儿狠,这时邱大嘴踢踢踏踏地走过来,我对他招招手,从保险箱里取出那20万,一擦擦全摊在桌上,然后比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意思是“你厉害,我服了”,他的脸一下黑了,龇着牙瞪我一眼,把门摔得山响。

“麻将事件”之前,我和邱大嘴关系相当密切,平时称兄道弟,没事就在一起鬼混。这厮是刑案老手,我几个案子都是找他帮忙。王小山奸淫幼女案开庭前,他给我分析了半天,出主意、拉关系,大获成功。后来我介绍他们认识,一起吃饭喝酒休闲娱乐,很快成了熟人。王秃子手下有些什么人,能办什么事,邱大嘴一清二楚。那天我跟王秃子打电话要人,正好他从旁边走过,斜着眼听了半天,表情十分奇怪,我当时就有点怀疑,再加上这厮平时的为人,事发时的种种迹象,我断定就是他在背后搞鬼。这事不急,日子长着呢,他有老有小,我可是光棍一条,先把陈杰办了,慢慢再收拾他。



都市言情

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石燕和父母随同整个军工厂连人带机器一股脑儿地搬到了小山沟里。沦落于C省师院的她一直与高中时的“钟楼怪人”黄海保持着联系。然而,少女的虚荣使得笃信一见钟情的石燕一直对黄海外貌上的缺陷不能释怀,直到因偶然的机遇遇见已故美男市长的公子卓越,事情才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

石燕误打误撞地来到了美国

两场考试下来,她把自己彻底考晕了,差点摸不到出考场的路,恍惚之中听有人说自己没考好,所以没写名字和考号,那样就不会留下耻辱的记录。她好生后悔,早知道是这样,她也不该写名字和考号的,但她傻乎乎地都写上了。

很奇怪的是,她平时复习托福听力总是听不清,听清了也记不住,但这次考试她却记住了好些对话,有段短文几乎全部记下来了。她下来跟黄海对照,把黄海佩服得一塌糊涂。黄海曾帮她向无数个学校发信要报名资料,她已经连续两年收到大量海外来信了,D市的邮递员一股不送信到家,只送到单位,所以她在学校很有名气,老师学生都知道她有很多海外关系,很富的那种,都是大包小包地寄东西给她,听说一封信的邮资就够一个中国人吃一个月,而鼓囊囊的信封里面装了多少美元,也只有她知道。

考完之后,她一直在后悔不该参加这次考试,靠她一个人的力量,能把黄海顶多高?现在留下了一个耻辱的记号,以后无论她考多好,学校都不会把她当回事了。

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她惊讶地发现她跟黄海都考得不错,高居魁首。她的托福成绩比黄海还高,GRE跟黄海基本持平,真把她搞糊涂了,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哪根筋转对了,只能说运气太好了。

她跟黄海都向同样的学校递交了申请,因为不是同一个专业,所以不怕造成内部竞争。可惜录取的时候,他们没能被同一所学校录取,只能选了两个离得最近的学校,中间隔着几百英里。两人都开始做黄粱美梦,以为马上就可以在海外相聚,至少在各自的配偶出来探亲之前,两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地

过一段难得的时光。哪知黄海的签证被拒了,而她却一签就过,使她想起以前读中学时的一件事。有次运动会上,一个陪跑的人一直跟在中间跑着,到了最后冲刺阶段,突然一下加大马力,跑到了最前面,把整个运动会上的人都惊呆了。她的感觉就跟那个陪跑的人有点像,前面一直都是前后不着边地瞎跑,不知道怎么突然就跑到别人前面去了,把本来属于别人的荣誉给抢跑了。

黄海说:“这怎么是把别人的荣誉抢跑了呢?这说明你一直被埋没了,我们的高考制度没有发现你这个真正的人才,被美国考试制度给发现了。一块金子被埋在D市这么些年,现在终于得见天日,绝对没理由放弃。”

她就这样误打误撞地来到了美国。到了美国连东南西北都没搞清楚,她就开始打听办探亲的事。打听的结果,是她八儿子和卓越可以探亲,而黄海的儿子都打不着。她给黄海打电话,黄海安慰她说:“你一心一意办靖儿和卓老师吧,不用操心我,我很快就会办出来的,上次拒签肯定是因为我长得太难看,美国人觉得有碍观瞻,等我整个容,肯定能签……”

“但你不是说你……那种很难整容吗?”“那是老皇历了,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知道为什么,她听说他要去整容,就像听说他要去换心一样,没来由地很紧张。但她知道没别的办法,只好冒这个风险了,只要他没死在手术台上,不管他整得多难看,她都照样爱他。奇怪的是,她的所有思想准备都是朝着他会越整越难看的方向作的,不知道是因为她不相信整容术,还是因为她对丑陋的承受力比对英俊的承受力更强。



艾米著 至死不渝 群言出版社

军歌嘹亮

60年前有一支了不起的中国军队。这支鲜为人知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了中国军队的头一回主动出击,实现了战略大反攻,并且在境外作战,把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可是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不知道这支军队的名字——中国远征军。

日军一个大队被打得晕头转向

眼瞧着装甲车就要上桥面,战士们都屏住了呼吸,心里直念叨着:“上去!赶紧上去!”离桥面还有十来米远,装甲车缓缓地停下,后面的车队也跟着停下了。一个军官模样的鬼子叽里呱啦说了一通后,从卡车上跳下来百来名鬼子,跑到装甲车前排队成纵队,军官指挥刀一挥,百来名鬼子跑步过桥,四辆装甲车拉远距离跟着。林承熙心里直打鼓,等四辆装甲车全上桥面的时候,前面一队鬼子肯定已经过了桥,要是提前引爆,装甲车又炸不干净,到时候几辆装甲车往没有破甲装备的狙击阵地冲锋可不是闹着玩的。

“林团,怎么办!”工兵连长慌了神。段剑锋几步蹿了过来,“放装甲车全上桥再引爆!”“那前面的鬼子就过去啦!”工兵连长一脑门汗。“过去又怎么了?百来个鬼子他们还收拾不了!?”桥北就是林承熙骑兵团的主警戒阵地。“就按老段说的办。”林承熙拽过手摇电话叫通了桥北主阵地。“老黄!没炸桥前不准弟兄们开火!”桥北主阵地由骑兵团副团长黄行宪带队。一队鬼子溜小跑过桥,翻毛皮鞋踏出杂乱的足音,四辆装甲车跟在后面依次驶上桥面。

“引爆!”林承熙冲工兵连长一挥手,起爆盒上的铁杆被猛地拉起。“轰隆”一声巨响,皮尤河大桥瞬间陷落,桥面上的装甲车和卡车跟纸糊的玩具一样被掀起,轰然落入河中。

“打!”段剑锋早已捺捺不住。一时枪声大作,拥塞在桥南公路上的鬼子成了活靶,轻重火力在密集的人群中来回扫射,弹雨过处,残肢碎肉飞舞,摩托和卡车轰然爆炸。鬼子军官挥着指挥刀吱哇乱叫,士兵们嗷嗷叫着

跳下了车,向公路两侧的森林里逃窜。桥北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是主警戒阵地在向已经过桥的百余名鬼子开火。

伏在战壕里的岳昆仑唇角紧绷,标尺照门套住了鬼子军官的脑袋。一扳枪机,枪托微震,鬼子军官的脑袋扑出一团东西,身子仰面倒下。他从开满樱花的富士山来到异国他乡,满载着帝国武士的荣誉和必胜的梦想,他并不畏惧死亡,战死是向天皇效忠的荣光,他遗憾的是,没有看见大日本帝国胜利的那一天。他并不知道,永远也不会那么一天,因为中国有着千万和岳昆仑一样的男人。他们或许沉默,他们或许善良,一旦面对侵略与欺辱,雄狮便被唤醒,他们是大汉的子孙,他们是无畏的战士,他们胸膛里奔涌着祖先勇猛剽悍的铁血。这个伟大的民族,曾经用书本和知识教化了遣唐使,现在,这个泱泱大国一样在给他们上课,书本换成了枪炮,礼乐换成了刺刀。

因为可视度不高,又是遭遇突袭狙击,日军一个大队被打得晕头转向,到最后也没摸清对手狙击阵地的位置。日军在公路上丢下百来具尸首,部分蹿进了森林,部分开车掉头溃逃。几个弟兄杀红了眼,冲出阵地往森林里急追。几个急奔的身影接近森林线边缘,几棵茂密的树冠朝外喷出了火舌,几个弟兄胸膛上一排枪眼突现,身子颓然倒地。鬼子把机枪架到了树上进行阻击。

段剑锋抱着捷克机枪跃出了阵地,机枪喷出仇恨的火焰,子弹朝树冠上倾泻过去。几名机枪手也热了,跟着段剑锋冲到了森林边缘,几挺机枪一字排开,朝森林线上方做横扫扫射,鬼子机枪手惨叫

